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12

人 民 出 版 社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GUOJI GONGYUNSHI YANJIU ZILIAO

第十二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24,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书号11001·523 定价1.45元

(只限国内发行)

编辑说明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辑的丛刊，目的是为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工作、国际共运史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同志提供资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探讨国际共运史上的有关问题。

本丛刊登载国际共运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和文献资料，重要人物的传记，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和流派的介绍文章和研究资料，并酌量选译国外重要研究论文。丛刊还辟有动态、书讯等栏，介绍国内外研究国际共运史方面的有关情况。

本丛刊每年出版三辑，每辑约二十万字。

欢迎读者对本刊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以便不断改进。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编辑部

1984年1月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十二辑 目 录

-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始末 顾家庆 (1)
- 《爱尔福特纲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唐 亮、张世鹏 (17)
- 关于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
和政策 张海滨 (33)
- 共产国际内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的斗争 陈再凡 (53)
- 三十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几个问题 王树桐 (81)
- 《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国的传播 赵小军 (96)

人 物 传 记

- 英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琼斯 陈慧生 (111)
- 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马赛尔·加香 彭 光 (130)

读 史 札 记

- 帕尔乌斯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 郑异凡 (145)

党派介绍

关于孟什维克取消派 刘彦章 (152)

文献和资料

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者.....[德]卡尔·格律恩 (168)

张念东译 胡文建校

奥·布朗基致卡·马克思.....毓 才译 (192)

(1862年1月22日)

保·拉法格致奥·布朗基.....毓 才译 (194)

(1866年4月22日)

六十人宣言.....[法]托伦、利穆津、(196)

卡梅利纳等 毓 才译

回忆奥古斯特·布朗基.....[法]保·拉法格 (210)

溪 人译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诞生与

发展问题.....[日]片山潜 (215)

刘国瑞译

外论选译

共产国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

贡献.....[苏]尤·安·克拉辛 (241)

谷 松译

让·饶勒斯年表.....[法]马·雷贝里乌 (266)

费新录译 李兴耕校

国外研究动态

法国的蒲鲁东研究概况.....承 中 (282)

书刊简介

一本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新著

——《通往执政党的道路》.....潘琪昌 (291)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始末

顾家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不仅维护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理论原则，而且也捍卫了它的组织原则。因为巴枯宁不仅以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腐蚀国际无产阶级的队伍，而且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从事分裂破坏活动。正如恩格斯在代表总委员会向海牙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所说的：“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①推行这个秘密阴谋的就是巴枯宁一手创建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前身是国际兄弟会，它是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建立后不久创建的。1864年11月3日，马克思同巴枯宁在伦敦会见。当时，第一国际处于初创时期，斗争任务十分繁重，一方面要同各国反动派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同影响无产阶级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和组织进行斗争，首要的是向各国无产阶级群众宣传和说明国际的原则和任务，而能担当起这个任务的人并不很多。鉴于巴枯宁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马克思同他晤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198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1页。

谈后便接受他加入了第一国际，并委托他在意大利宣传国际的文件。巴枯宁当时答应要不懈怠地为国际工作。在巴枯宁回到意大利以后，马克思给他寄去了第一国际的临时章程和成立宣言。就在这次会晤的第二天，马克思写信把他对巴枯宁的印象告诉恩格斯：“我于十六年之后，昨天第一次见到他。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总之，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①由此可见，马克思当时真诚地希望巴枯宁能在意大利为推进国际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巴枯宁却心口不一，他口头上答应在意大利为国际工作，心里想的是在国际工人运动高潮中建立自己的秘密组织。他回到意大利后根本没有为国际出一点力，而是忙于组织自己的秘密团体。据无政府主义者拉利回忆：“在1864年，当米·亚离开伦敦移居意大利（应为：访问伦敦后回到意大利。——作者）时，一心一意的就是建立一个秘密的国际性团体，以便把所有为人类真正的政治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人组成一个严整的联盟。”^②巴枯宁自己在1866年7月19日写给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一封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说：“你们责备我无所作为，而我在这段时间里比任何时候都忙碌；我说的是最近这三年。我的活动的唯一目标就是建立和组织一个国际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秘密团体。”^③

巴枯宁在这封信中提到的秘密组织就是国际兄弟会，当时又叫做社会民主同盟。这个组织大约是在1865年由巴枯宁和几个意大利人建立的。据巴枯宁自己说，这是意大利的第一个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18页。

② 转引自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卷第328页。

③ 《巴枯宁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书信》1906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277—278页。

团体，它主张社会主义，反对马志尼的宗教和政治教条。国际兄弟会最初在意大利人当中招募成员，后来又招募了一些法国人、波兰人等等。在上述给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信中，巴枯宁曾吹嘘自己的组织在瑞士、挪威、丹麦、英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成员，还有波兰人和若干俄国人。实际上该组织的成员屈指可数。到1866年为止，巴枯宁的这个组织中可以数得出来的大概只有二十来人。^①巴枯宁在为这个团体起草的《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这个文件中曾规定，当国际兄弟会成员的数目达到七十人（至少应代表两个国家）时，将召开这个组织的成立大会，而这样的大会始终没有召开，可见，它的成员始终没有达到过七十人。

这个组织不仅人数很少，成份也很复杂。由于巴枯宁几乎完全是在资产阶级青年，尤其是没有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因此，这个组织的成员中的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充其量不过是主张实行某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改革而已。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巴枯宁本人在内，根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不把自己的活动看作国际工人运动的一部分。意大利人是这个组织中比较好的部分，他们同某些社会阶层有一定联系，很多人都参加过实际的革命战斗，不过是在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旗帜下。在这些人身上的民族主义的热情超过了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如在1866年爆发普奥战争和

①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最初的兄弟会成员中意大利人居多数，其中有法奈利、弗里沙、甘布齐、米勒蒂、图契、德拉米斯、狄卢卡、卡普卢索等；有一个西班牙人，即老傅立叶主义者费南多·加里多；法国人则只有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以及埃利·勒克律和埃利泽·勒克律兄弟；有两个波兰人，即瓦·姆罗契科夫斯基和扬·扎哥尔斯基；俄国人也只有格·威卢博夫和卓·奥波连斯卡娅公爵夫人。至于其他国家的人，现在资料中没有一处提到过。后来巴枯宁曾派人去一些国家招募成员，但是收效甚微，只吸收了两名成员，一个是伯尔尼的教授艾米尔·福格特，一个是比利时的塞扎尔·德·巴普。

1867 年秋加里波第举行罗马进军时法奈利、甘布齐、米勒蒂、弗里沙等著名的同盟盟员都撤下巴枯宁的国际兄弟会而回到了加里波第的旗帜下，或者是当上了议会的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十分中肯地指出，巴枯宁的组织“纯粹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出来的”^①。

巴枯宁一方面网罗党徒和拼凑组织，另一方面为国际兄弟会起草了冗长庞杂的纲领《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巴枯宁在这个纲领中提出了个人绝对自由、反对权威原则、消灭国家、取消继承权、废除常备军、自下而上地组织社会、实行联邦制等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这是巴枯宁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它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是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的蓝本。

这个文件中的“组织”部分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巴枯宁的秘密组织赖以建立和活动的章程，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仍然沿用了这个章程，只不过做了某些修改和补充。巴枯宁正是依靠这个章程来控制 and 指挥他的秘密组织在国际内部进行分裂活动的。

这个文件详尽地规定了国际兄弟会内部的组织结构、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对会员品质的要求、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会员犯错误的惩罚，甚至还规定了会员的誓词。值得注意的是，它规定了这个团体的国际性质，各个所谓的民族兄弟会要服从国际兄弟的领导，而国际兄弟的任务就是准备、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为了把“革命的因素”积聚成一支实在的力量，它要求各个国家的“革命者”组成一个既是公开的同时又是秘密的团体。它要求所有成员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和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争取自由和正义的事业”，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第 395 页。

服从严格的纪律，保守秘密，绝对服从直接领导者；国际兄弟会员要宣誓效忠，退出协会时要重复誓词；违犯上述规定和誓言应视为犯罪，要受到各种处分，直至受到整个团体的“残酷报复”，包括处死在内。

综上所述，巴枯宁建立的这个国际兄弟会只不过是一个人数很少，脱离实际，没有群众，与工人运动毫不相干的宗派组织。这样的组织是没有能力领导实际的革命斗争的。事实上它也确实没有进行过任何实际斗争，更不用说发动和领导国际革命了。它的纲领中的那些貌似激进的言词只不过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或者是巴枯宁个人想当世界伟人的野心的表露。

1867年秋，巴枯宁离开意大利前往瑞士，他的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在瑞士结识了一些俄国流亡者，如米·艾尔皮金和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他们都是国际会员）等，并在他们中间物色国际兄弟会的发展对象。结果他吸收了安·特鲁索夫、维·巴尔田涅夫、尼·茹柯夫斯基加入自己的秘密组织。接着，又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为自己的秘密组织吸收了三名成员：阿利斯提德·雷伊、阿尔弗雷德·纳凯、沙·路·沙散。

然而，巴枯宁到瑞士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打算在参加和平同盟后就把同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使同盟接受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纲领，从而把和平同盟改造成他领导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巴枯宁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后，在1869年10月曾经回顾说：“是的，我感到羞愧，我竟然参加了这个资产阶级的同盟，并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希望使它转向社会主义原则。”^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巴枯宁在和平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迎合资产阶级的演说，使自己当上了同盟执行委员会委

员。他在负责起草纲领时力图把自己的秘密组织的纲领改头换面地写进去。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就在和平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碰了壁，代表大会否决了他的建议。

1868年9月25日，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绝大多数是国际兄弟会的成员）在和平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项《退出代表大会的盟员的集体抗议书》^②，宣布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随后，巴枯宁就同他的追随者在伯尔尼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以后的行动。会议一致同意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但是在讨论关于国际兄弟会的活动方式问题时发生了分歧，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会员主张国际兄弟会除了保持自己的秘密性质之外，还要成立完全独立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公开组织，以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名称出面活动，它的成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协会。巴枯宁反对这样做，他主张国际兄弟会在扩大后继续作为秘密组织存在，会员之间保持秘密联系。他的计划是把第一国际作为一个基础，把国际建立的机构当作杠杆，通过自己的秘密组织逐步攫取国际的领导权，使国际工人运动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他认为，建立公开同盟只会妨碍这一计划的实现，因为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总委员会的怀疑，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争论的结果是通过了折衷的决定：建立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宣布同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集体会员，同盟的每一个盟员必须承认国际的纲领。除了国际的共同纲领之外，同盟还制定了自己的特殊的纲领和章程^③。

① 转引自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2卷第365页。

② 在《抗议书》上签名的有15个人：阿尔伯·里沙尔、若·别杜什、胡·布特纳、埃利泽·勒克律、阿利斯提德·雷伊、维克多·雅克拉尔、凯累尔、图契、法奈利、弗里沙、巴枯宁、茹柯夫斯基、姆罗契科夫斯基、扎哥尔斯基，还有一个签名字迹不清（可能是甘布齐）。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第523—525页。

同盟的理论纲领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同巴枯宁向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基本一样，其中包括各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和放弃政治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同盟章程中关于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的那些规定。按照这些规定，同盟是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这个章程又宣布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中央局，并且在各国建立民族局和自己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要参加国际时不能直接向国际的总委员会申请，而必须通过本国的同盟民族局向同盟的中央局申请。此外，在国际每次召开代表大会时，同盟还要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实际上的代表大会。十分明显，同盟章程作出这些规定，是为了保证自己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组织而存在。它参加国际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借用国际的旗帜和威望。它的真正目的是要同国际分庭抗礼并进而夺取国际的领导权。

同盟的秘密规章^①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按照这个规章，在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同盟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错综复杂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秘密的国际兄弟会；第二级是秘密的民族兄弟会；第三级是半秘密半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由国际兄弟会的常设中央委员会领导。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团则是一个叫作日内瓦中央支部的组织。而这个日内瓦中央支部又设立了一个中央局作为自己的执行权力机关。这个中央局是一个既秘密又公开的机关，它完全由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组成，所以它始终是这个委员会的直接代表机关。这就是说，这个中央局实际上是整个同盟组织的首脑机关。按照规章，中央局由三至五名，最多七名委员组成，也就是说整个同盟就是由这么几个人控制着。这些人是谁呢？秘密规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第513—523页。

说：“临时中央局作为创建同盟的全体盟员临时推选出来的机构而提交日内瓦发起小组批准。这些创建同盟的盟员过去大多数是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公民B而各自回国去了。”这个“公民B”就是巴枯宁。显然，主宰整个同盟的实际上就是巴枯宁一个人。不难看出，巴枯宁起草这个章程就是为了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来保证自己能够牢牢地控制整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秘书的和公开的组织，为自己控制、夺取和破坏国际的阴谋服务。

原来的秘密组织国际兄弟会就这样以一个新成立的组织的面目登上了舞台。不过，当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还不知道真相，误以为这是巴枯宁和他的同伙新成立的一个组织，从而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让它参加了国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国际兄弟会的活动是很隐蔽的；其次是这个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团体，它的人数很少，几乎没有从事过什么象样的活动，因而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最后是因为国际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它还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秘密组织，以至于直到海牙代表大会时还有很多国际的领导人和会员不相信秘密组织的存在。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成立之后，没有立即申请加入第一国际，而是忙于网罗党羽和扩大势力。1868年9月它派了法奈利、阿·雷伊和埃利·勒克律等三名盟员前往西班牙建立同盟的支部（打着国际的名义）。然后，巴枯宁和一批同伙前往日内瓦进行活动。1868年10月，茹柯夫斯基和甘布齐等被接受加入国际的日内瓦中央支部（巴枯宁已于当年7月加入国际）。到10月28日，他们建立了同盟的日内瓦小组，并很快发展到了一百多人。从此，瑞士就成了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大本营。他反对国际的分裂破坏活动首先就是在这里发难的。他从这里指挥他在各国的党徒向国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只是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才提出加入第一国际的申请。一开始它绕过总委员会向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申请。只是几次申请遭到拒绝之后，才在1868年11月29日通过约·菲·贝克尔把同盟的纲领和章程送交总委员会，要求批准和接受同盟加入国际。国际总委员会于12月15日讨论这个问题。马克思由于已经了解巴枯宁在日内瓦的活动，因此在收到同盟的申请时就立即识破了巴枯宁的诡计。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对巴枯宁的纲领非常不满；同盟在申请没有批准前擅自公布了规定同盟与国际的关系的章程，这一做法尤其使总委员会的委员感到愤懑。因此总委员会一致决定不接纳同盟，并委托马克思起草答复。马克思在征求了恩格斯的意见后于12月22日拟就答复，并于当天得到总委员会批准，于28日寄出。这个答复宣布同盟章程中所有关于它同国际的关系的条文一律无效，拒绝接纳同盟加入国际。

同盟于1869年1月底收到总委员会的答复，由于总委员会的答复很有说服力，大多数同盟分子也认为建立与国际平行的国际组织不合适。1869年2月27日，佩龙以同盟中央局总书记身份再次写信给总委员会。信中表示，如果国际同意接纳同盟的各个支部，同盟准备解散自己的国际性组织。总委员会于3月9日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复信，对同盟的来信做了肯定的答复。同盟收到总委员会的答复后，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它把总委员会的答复通知自己的各个支部，建议各支部在保留自己的特殊纲领的条件下变为国际的普通支部，并向总委员会申请接纳。同盟的日内瓦小组于4月下半月改组为国际的支部，其名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5月1日召开了支部的全体会议，在巴枯宁主持下选举巴枯宁、约·菲·贝克尔、弗里茨·亨格、沙·佩龙组成支部委员会。同盟的中央局于6月间宣布正式解散。6月22

日，担任支部书记的佩龙把改组情况通知总委员会。至此，公开同盟的解散宣告完成。

公开同盟解散后，同盟重新调整了自己的部署。新成立的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成员中有瑞士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俄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可以说是一个扩大了的国际兄弟会。这个支部选出的委员会则起着中央局的作用，它的主要力量已由瑞士人和西班牙人取代了原来的意大利人，吉约姆等取代法奈利和甘布齐等成了巴枯宁的主要助手，主要的活动中心也由意大利转移到了瑞士和西班牙。从此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即国际兄弟会）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秘密同盟渗入国际后，组成了两条阵线。一条由作为支部参加国际的原同盟公开小组组成，其中包括一个日内瓦支部、一个那不勒斯支部、若干西班牙支部和一些瑞士汝拉山区的小支部；另一条由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的秘密同盟小组组成。秘密同盟小组的成员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窃据了国际的许多地方组织和机关报编辑部的领导职务。

最初，在1870年以前，同盟的目标是夺取现成的国际的领导机构。在巴塞爾代表大会上，同盟的成员曾经想把总委员会迁到他们势力雄厚的日内瓦去，使他们更易于控制和夺取；他们还曾企图把废除继承权的谬论强加给国际，从而在理论方面占据领导地位，结果都遭到了失败。在1870年4月初召开的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上，他们企图把工人阶级放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决议强加给联合会，选出一个采取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委员会，把联合会委员会由日内瓦迁到便于他们控制的汝拉山区去，结果造成了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于是，在瑞士罗曼语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是设在日内瓦的忠于国际的委员会；一个

是设在拉绍德封由同盟控制的委员会。它们都向总委员会申请承认。总委员会于6月28日决定日内瓦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保留原来名称，而拉绍德封的同盟控制的委员会另取一个地方性的名称。总委员会的决议对同盟分子夺取罗曼语区联合会的企图是一个严重打击。同盟分子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拒不接受总委员会的决议，继续坚持称自己为罗曼语区联合会，用这个名义发表文告。这就使总委员会在1871年7月25日决定把关于罗曼语区分裂和同盟的问题列入将要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的议程。参加总委员会的罗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盟分子，引起了他们的恐慌。为了避免可能遭到的打击和保存自己的实力，在代表会议召开前夕，1871年8月10日，日内瓦同盟支部宣布自己已于8月6日自动解散。然而，一个月后，他们又改头换面重新组成了“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和“宣传和社会社会主义革命行动支部”，并谋求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联合会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总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意见，拒绝承认这些支部，不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完全赞同了总委员会的行动，同盟分子对此十分恼火。他们于1871年11月12日在瑞士桑维耳耶召开了汝拉各支部的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个支部的十六名代表。会议一开始，他们不得不服从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定自己的联合会的名称为汝拉联合会。同时，为了挽回一点点面子，他们又可笑地宣布解散罗曼语区联合会。会议通过了《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给国际工人协会各联合会的通告》（通称《桑维耳耶通告》）。这项通告对国际的组织原则进行猛烈攻击，要求在国际内部实行自治和把总委员会仅仅看作“一个简单的通信局、统计中心”。

《桑维耳耶通告》是一个信号，它说明在夺取现成的国际领导机构及其地方组织的企图遭到失败后，同盟已把自己的目标改变为集中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力图搞垮国际的领导机构总委员会，